

SHAOJIANGUANGSHICONG·FENGJINGPIAN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QINGTINGYANGUANG·QINGTINGYANGUANG·QINGTINGYANGUANG·QINGTINGYANGUANG·QINGTINGYANGUANG·QINGTINGYANGUANG·QINGTINGYANGUANG·QINGTINGYANGUANG·QINGTINGYANGUANG·QINGTINGYANGUANG

傾聽陽光

季羨林題 

邵建光 著

海潮出版社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倾 听 阳 光

邵建光 著

海 潮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建光诗丛/邵建光著. -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1.8
ISBN 7-80151-503-X

I. 邵… II. 邵…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718 号

倾听阳光

邵建光 著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话:(010)66969738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100841)

新华书店经销

香河县闻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31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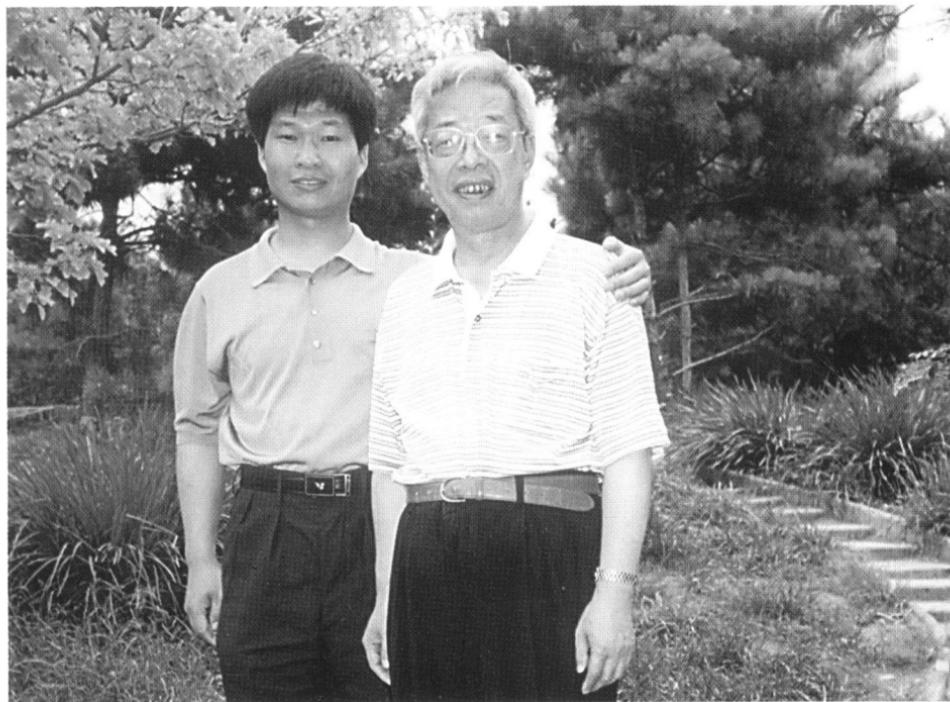
印数:1-2500 册

ISBN 7-80151-503-X/I·74

定价:88.00 元(全套 5 本)



作者与北京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美林合影



作者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林冠夫合影

山水情怀(代序)

林冠夫

近几年来,建光兄耕耘颇勤,收获亦甚丰,连连有著作问世。继散文集《小河》出版之后,又有一组诗集系列同时杀青。这个系列,共五部,其中风景诗之部,命曰《倾听阳光》,委托我写几句算作序言的文字。

我读罢这部诗稿后,很乐意领受这个使命。这是由于:建光的诗写得很有才气。此外,我们又都是出生于永嘉乡村,喝过同一条江的水,在同一处山路上留有足迹。可以说,我们有一份共同的乡思。

楠溪江,这是一条美丽的江。江两岸的远山、农舍、竹林、树丛,对于在江畔度过童年的他乡游子来说,无不长留于魂梦之中。建

光的这部诗集中,有不少是咏唱这江,这沿江的景区,有狮子岩、石桅岩、百丈瀑、陶公洞、十二峰等。在建光的笔下,石门台的春天分外美丽:“纯美的幽谷蕴含一个季节的温馨/慷慨地赠予人类超凡脱俗的神圣”。当“无数高洁的兰花”开放之时,“是不是那无与伦比的幽香/留住我千里寻梦的步履/惟有飘过碧潭驻足凝望的云彩/以片刻宁静安抚我烦躁的心灵入睡”(《石门台之春》)。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江上的竹筏。建光的诗中说:“一篙竹筏摇动清风/摇动流连忘返的山峦”(《漂流》)。

江南人对故里的思念,常常是江南雨。无论是那急骤的山雨,还是那春天的绵绵细雨,总是在远离江南身居北国人的梦幻中长留,永不消褪。建光的诗中,有这样一节:“雨点是南方季节的灵魂/为楠溪江酝酿飞翔的梦/所有与众不同的感觉/都会孕育在绵延的雨季”(《楠溪寻梦》)。这些乡土色彩甚浓的诗句,于永嘉人,读来分外亲切。我又一次被建光的诗带到楠溪江边,又一次作故乡的梦中游。

建光作为一位诗人,视野是开阔的。这个风景诗集子,自然不仅仅只是写永嘉山水,也接触到全国许多名山大川;不仅仅只是颂扬旖旎的自然风光,也涉及到生态、环保和古村落等方面的内容。

建光的内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充满着挚爱。他在火车上看到稍纵即逝的旷野,思绪

飞扬,浮想连翩,掠过晨曦的候鸟、孤立的小树、被大雪封锁的原野、狼藉的玉米地等等,都能激发他的灵感,撩拨他的诗兴,且手法新颖。特别是善于跨越时空,去追求诗的内涵。譬如,从“沉睡的麦苗”想象到收获的季节,以诗的语言表达出来,给人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我感觉到迎面涌来的麦香/还有柔和的层层麦浪/那优美的舞姿乍现/在稔熟的金色田野/跳起了优雅无比的芭蕾”……(《旷野》)。建光眼中的古村落,是“一幅古老的油画”,在“乱云飞渡的黄昏”,当“一个鲜亮的红衣少女”闪现,古村落便充满了浓郁的诗情:“诗一样的石板路/回荡一支江南小曲/犹如缤纷的彩虹/逗留在我的视野/叫我时刻感念/一种超尘拔俗的妩媚”(《古村落》)。而面对乱砍滥伐的现象,诗人在强烈呼吁大自然“容不得任何人随意毁灭”、生命的绿树“容不得谁来结束蓬勃的活力”的同时,发出了愤懑的诘问:“今天 你的双手/能轻易举起罪恶的斧头/明天 你孤独的灵魂/将栖息何处”(《伐木者》)。诗人对大自然的爱,对毁林者的恨,在这里表达得淋漓尽致。

建光诗中的山山水水,都不是孤立的山水,无人的山水。我们在阅读中都会感到,那是诗人在对着山水吟唱,吟唱他的喜悦和焦虑,感慨和思怀。

在被浮土尘封的社稷坛前,建光从生长万物的五色土的含义着手,展开自己思维的翅膀,想到古代帝王祭地

时的情景，想到屈原问天的情形，想到海外赤子对国土的厚爱，想到国土被瓜分的年代等等，和读者一起感受“远古的回音”，最后落笔在祖国统一这个大主题上：“脚下沉默的土地/正期盼着亟待回归的宝岛/问那块肥沃的厚土/何时回归故里/何时才能融进眼前的土坛/好刷新蒙尘的岁月”（《社稷坛》）。这是一个军旅诗人用独特的视角，来表达心中神圣的期盼，这种表达方式容易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由此，我们看到建光的诗，写得有见解，也很有才气。

我相信，不仅是江南人，而且北国的诗歌爱好者，都会被深深吸引的。

辛巳年春日于京门寓所

目 录

山水情怀(代序)	林冠夫
感悟长江	(1)
漂 流	(5)
枯竭的河床	(8)
拜谒敦煌	(10)
绝壁苍松	(13)
楠溪寻梦	(15)
沧 桑	(17)
沉默的大山	(22)
空 巢	(24)
伐 木 者	(26)
斧头在飞舞	(29)
矿产开采	(31)
掠 劫	(36)

山 火	(39)
根 雕	(44)
牧 场	(47)
冷杉的挽歌	(50)
裸露的黄河	(54)
楠 溪 江	(57)
十二峰	(61)
百 丈 瀑	(66)
石门台之春	(68)
陶 公 洞	(71)
石 桅 岩	(75)
狮 子 岩	(77)
古 渡 口	(79)
古 村 落	(81)
中国现代文学馆	(84)
东方明珠	(86)
青山湖之晨	(88)
莽山国家森林公园	(91)
天 池	(94)
天涯海角	(97)
鹿 回 头	(100)
云雪黄山	(102)

趵突泉	(104)
泰山观云	(106)
乾陵无字碑	(109)
海瑞墓	(112)
社稷坛	(115)
圜丘	(120)
俯瞰故宫博物院	(122)
秋天的风景	(125)
孤独的榕树	(127)
即将消失的湖泊	(130)
黄河水	(133)
海滩	(135)
红叶林	(137)
六月飘雪	(139)
飘零	(142)
戈壁滩	(144)
烂漫的季节	(147)
乡间的小木桥	(149)
原野	(152)
天然品格	(155)
倾听阳光	(158)
柳絮	(160)

叶 子.....	(162)
蒲 公 英.....	(164)
海市蜃楼.....	(166)
旷 野.....	(169)
诗艺的求索(代后记).....	(181)

感悟长江

绷紧的钢索
岂能拴住目光的航船
离开坚实的堤岸
船舱就是我的故乡

每一朵浪花绽放
激荡在我思维的峰巅
每一缕清风流淌
奔来我的体内纠缠
我绕开迎面而至的暗礁
却陷进了张开大嘴的漩涡

随风飞舞的长江
似一柄肃杀的宝剑

我是一艘孤立的船
轻灵地行走于锃亮的锋刃
不见沉稳的陆地
我的心失却了应有的界限

谁能忘记那个夜晚
谁能忘记那个战场
谁能忘记那把大火的焚烧
此刻 我恍若看见
掉落水中的灵魂跳将起来
满身鲜血地唱着哀歌
向我张牙舞爪地扑来

威风凛凛的英雄
踏着波涛击节而至
高举起庆功的酒杯
将一切阴谋击溃
赤壁的烽火经年不败
凝结成永不褪色的画卷

居士^①将煨烧过的文字

吟成颗颗闪亮的蚌珠
洒进滔滔江水
濯涤着书生意气
唯有苍苔 默默地
显尽一壁风流

三峡奔腾的血液
在我的瞳仁中搏动
白帝城神奇的传说
像凄厉的猿声呼啸而过
在浪与浪的追逐中
我的倒影被撞落船头
静如处子的神女^②
伸手接住千年的等候

谁能凭追求
就能随意找到源头
谁能一转向
就能随意踏上归航的路
在长江的腹地
一艘孤船乘风破浪

离开了堤岸
到处都是赖以停靠的驿站

1999.2. 作于长江入海口

2000.6. 改于北京



①居士：指宋朝文学家苏轼，号称东坡居士，曾写过《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

②神女：此处指三峡名景神女峰。

漂 流

1999年6月,我作为“中国作家楠溪江^①采风团”的成员,身临天然去雕饰的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风景名胜区,乘坐竹筏,感受一次酣畅淋漓的漂流,真真切切地领略了楠溪江的无穷妙处。此诗是在漂流的竹筏上所作的。

——作者手记

美丽的古渡口
浮来一片竹筏
载动一江好奇和神秘
带我踏上流动的行程

青山 滩林 村落 炊烟
似翱翔的大鸟



急匆匆迎面扑来
又温和地掠过我的视线
向身后疾速奔去
回眸一片水域
白茫茫泛着银光

三十六湾七十二滩
洒满诗人的赞叹
虽无有酒的醇香
而两岸的垂柳成荫
撩拨成无边的兴致
醉了
楠溪江隽永的诗篇

狮子岩的神话
演绎成我心底最美的风景
南崖寨的传奇
在水珠与水珠间激荡

多情的弯弯流水^②
依依作别古老的夕阳

一篙竹筏摇动清风
摇动流连忘返的山峦

1999.6. 作于楠溪江

2000.6. 改于北京

①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浙江省永嘉县境内，以山雄、水秀、岩奇、洞幽、村古、滩林美著称，素有“天下第一水”之誉。诗中提到的狮子岩、南崖寨都是其中的景点。

②弯弯流水：南朝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游楠溪江时，曾留下“叠叠云岚烟树榭，弯弯流水夕阳中”的佳句。

枯竭的河床

枯竭的河床

无法再澎湃
裸露歪白的躯体
在人们的眼中颤栗

曾经咆哮着

托起猛兽般的山洪
任陷入危难的生命
此起彼伏地哀号
看泛滥的灾祸
卷走多少生灵

也曾温和如慈祥的母亲
在风和日丽的季节

柔情地轻抚
嬉水畅游的孩童

穿越眼前的河床
一切美好的往事
都已演绎成天真的记忆
逗留在心底

河床枯竭无语
看阳光曝晒冒烟的日子
不见汹涌的过去
任命运流淌
朝天的焦虑

每一颗滚烫的沙石
睁着眼睛纹丝不动
向天空坦露
满怀无奈的疼痛

2000.4.北京



拜谒敦煌

拜谒敦煌

走进一片艺术的天地

一种值得仰视的象征

曾被多少文人墨客颂扬

可除了留下一堆虚构的作品

谁能真正诠释其中的蕴涵

还能揭示些什么

面对敦煌

任你多美的文章

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敦煌本身所包容的真谛

无比博大精深

三危崖的悬壁

 是一面巨型画廊
七百多个石窟闪烁
似天庭上灿烂的星汉
 跌落在美丽的宕泉河畔
彼此交谈历史的浩瀚

貌不其扬的莫高窟

 走进去
谁不感叹
说什么秦砖汉瓦
说什么晋柏唐槐
千余年的履历
问谁能解答

身轻似燕的少女飞天
质朴率真的九色神鹿
气象万千的各路神仙
纷纷从神秘的空间飞临
静听好客的僧侣



描述着古朴的敦煌风情

那些不同国度不同民族

不同肤色不同衣饰的人们

讲着汉语藏语西夏语回鹘语

以及英语日语印度语蒙古语

任由他们阐述

佛法无比深奥的禅意

而我只能顶礼膜拜

眼前这个神圣的艺术殿堂

恍若一股非凡的智慧与灵气

扑来我的怀中珍藏

2000.5.北京

绝壁苍松

一棵虬劲的苍松
挺立在万刃绝壁
以不变的姿势
活了几百年

粗糙的肌肤
丑陋的形体
一把不屈不挠的根须
扎进坚硬的岩层
满身斑驳的沧桑
展示着依然年轻的心

当长在沃土里的松林
唱起蓬蓬勃勃的歌谣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凌空独立的苍松沉默
静心欣赏鹰的飞翔

2000.2.永嘉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楠溪寻梦

巴掌大的地图上
找不到蜿蜒的楠溪江
可在我的心底
这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重于任何一条大河
洋洋洒洒
日夜流淌

泛绿的春风吹过
垂柳轻拂的堤岸菁菁
静看黄绒绒的野鸭
横渡暖融融的江面
层层波纹荡漾
掀起流动的诗行无数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雨点是南方季节的灵魂
为楠溪江酝酿飞翔的梦
所有与众不同的感觉
都会孕育在绵延的雨季
且让那些湿润的日子
时刻妩媚着焦渴的心田

听百灵鸟的啼鸣
打绿荫里蹿出
那是柔美的清江
为大地吹响醉人的口哨

1999.5.北京

沧 桑

谨以此诗献给我家乡石湖村头那棵千年古松。

——作者手记

渡口那棵古松
是个无法诠释的谜
我只想知道它的籍贯
就是找不到真实的答案

不必去猜它的岁数
谁能明了它的生辰
一切艰难的调查
只会得到虚拟的结果
沉默千年的古松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生来就没有任何档案

曾为人们遮风挡雨
曾给人间送去许多温情
难道你没有听见么
那个沉默了几百年的古亭
在日夜诉说着
 曾经发生的悲欢离合

杂草丛生的古渡口
唱尽了岁月变迁的歌
谁会想到登记古松的履历
它融一生荣辱甘苦的沧桑
 都已刻进了粗犷的肌肤

人们只看到如盖绿荫
如此雄伟 如此壮观
却想象不到恐怖日子
 残留下来的累累伤痕
一个个历历在目的伤疤
 控诉着非常年代的残酷

遥远的枪声隐约传来
环绕于茂密的枝头
久久不肯离去

红鼻子的船老大
常在夜深人静之时
沽一壶温热的浊酒
守一片宁静
饮几许孤独
伴随忠诚的古松
品味人生的甘苦

对于许多好奇的拥抱
古松总是无动于衷
如数接纳不经意的厚爱
当山洪袭来的时刻
山体滑落 房屋倒塌
堤坝土崩瓦解
灾民惊惶失措
唯有古松挺直脊梁
藐视猝然而至的发难

以铮铮的铁骨
拯救茕茕可危的生灵

而今 即使上游的拱桥
荒芜了古渡口的足音
即使摆渡的船儿
蛰伏于无人问津的荒滩
即使湍急的河流
卷走陈腐的船板
可古松挺立的风姿
从不曾改变过

曾听老人们说
古松是棵难得的风水树
能给方圆几百里
带来五谷丰登的好兆头
且不管这是什么理论
从这话中可以悟出
一种特殊的份量

古松已经不只是

一棵普通的松树
而是芸芸众生心底
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寄托

2000.2.永嘉

沉默的大山

大山拔地而起
耸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沉默

丰富的矿藏埋在地底
打动过多少人的心
遮天匝地的丛林
吸引着无数旅人的足迹
满山欢跑的小生灵
怎知大山心中的苦恼

一片不可多得的圣土
一片无比富饶的资源
有谁在意

开山办厂是商家的图谋
全然不顾会给美丽的山林
带来怎样致命的毁灭
而大山沉默的个性不变
任一部分人为所欲为

沉默不算是优点
也不能视为缺点
风的呼啸 海的狂叫
能引起浮躁的思绪奔涌
那又如何
都不过是缥缈的过眼云烟

大山习惯用有生以来的沉默
表达自己想说的话
可那无比痛楚的表情
谁能读懂

1999.1. 浙江

空 巢

跳跃的阳光

停在萧瑟的枝头
亲吻着隆冬的绿意
催嫩芽儿悄悄绽放

一对亮丽的喜鹊
啾啾

掠过斑驳的枝影
歇脚在干枯的草坪
窃窃私语
甜蜜了和煦的日子

光秃秃的枝桠
挽留一个空巢

静静倾听

风儿拂过梢头的妙音

失去主人的空巢

蕴一窝温情

以冬的容颜

去迎接春的生机

1999.12.北京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伐木者

据报载：被称为我国西部“生物宝库”和生态屏障的秦岭，目前因乱砍滥伐，正面临着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威胁，这将直接影响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水源涵养。

——作者手记

奔涌绿血的躯体
被锐利的斧头
一片片咬噬
美丽的森林在抽搐

无知的伐木者啊
肆意将大树一棵棵伐倒
昔日茂盛的景致

伐木者

被换成了半壁荒山

嘭 嘭 嘭

惊魂的声音砸在心头

隐隐作痛

我虔诚地俯首跪拜

那片被伐倒的可爱青翠

坚韧不拔的生命

被无情地摧残

作别静谧的森林

在锃亮的钢锯下受刑

树木与齿轮摩擦的目的

全为毁灭山林的生产

就为了眼前的几个钱币么

目光短浅的伐木者啊

难道你自私的灵魂

什么也看不见么

难道你不觉得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伐倒的不只是一棵棵树木
却是整个茂密的森林
是树木奉献给大地的气息
是你自己的思想 人格 精神
而留给人类的
只是一个萎缩的世界

需要呵护的大自然
容不得任何人随意毁灭
所有生命的绿树
容不得谁来结束蓬勃的活力

今天 你的双手
能轻易举起罪恶的斧头
明天 你孤独的灵魂
将栖息何处

2000.12.北京

斧头在飞舞

茂密的丛林
斧头在飞舞
纷纷倒下的树木
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
欲哭无泪

还想让谁来怜悯
那双窥探木材的眼睛
只知道自家的门窗板墙飞檐
全仗这片郁葱的森林
哪顾得上身后
究竟是怎样无奈的退路

斧头飞舞的姿势

在山林里起伏
砍树者的形象
播映在松鼠的瞳仁里
铸成永远的罪证

2000.10.北京



矿产开采

由于长期不合理开采矿产资源和忽视环境保护,使我国的矿山地质环境日趋恶化,已成为制约许多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者手记

奔放柔美的大自然
赋予人类赏心悦目的风景
而人类走到哪里
总会给完美的景致
 添加不和谐的败笔

这可悲的结局
在富于创造的手上诞生

却痛苦在全人类的心头
可又有谁能制止
 这制造残缺的行为

我澄明的双眼
 塞满可怕的白色污染
谁能让蒙尘的绿色
 鲜艳如初始的畅意
工矿业的衍生
 扼杀了原始山林的妩媚
蜃伏于绿荫深处的厂房
像一只只巨型猛兽
贪婪地吞噬着
 人们焦渴的目光

浓烟滚滚升腾
从巨大的烟窗里涌出
遮蔽了辽阔的天空
飞鸟绝迹
不知逃往哪一片山林闲栖

所有路过的汽车
 一概紧闭门窗
慕名而至的游客
 全都屏住呼吸
除却心头一声叹息
还会有何等美妙的感想
 打灰蒙蒙的空间泛起
谁敢多停留片刻
能逃离的
哪个不纷纷逃离

无辜的草木枯竭
在硫磺气味的炙烤中
 丧失了蓬勃的生命
灰白的残渣撒落
 覆盖了森林的覆盖率
大地披上一身白色丧服
 给地球以无声的祭奠

那流动的是水么
浑浊 恶臭 锈迹斑斑

破落不堪的颜色
 飘浮在本应清澈的小河
未经处理的污泥沉渣
 到处涂炭幼小的生灵
小鱼小蛙以及蛇的尸体
 被晾在小河的两岸
在血腥的阳光下
兀自发酵 腐烂
繁衍这么一个场景
使所有视觉味觉神经
如数痉挛

招魂的旗幡扬起
陷于绝望的人们
能否在为森林出殡时
看到一丝绿色的希冀

葱郁的草木下面
 有富饶的矿产资源
且抛开人类的灭顶之灾
抓紧致富的矿产开采

谁去想这惟利是图的举动
 会带来怎样惨痛的代价
只要看到金银的光芒
即使是自己将自己毁灭
无论多么美好的生态环境
 都可以在拙劣的笔下改写

2000.11.北京

犹如远古时代的洪荒

谁能阻挡饥肠的渴求
谁愿放弃食物的诱惑
羊群冲进娇嫩的绿荫
席卷一片天然林区

在这退耕还林退地种草的年代
多少人致力于防风止沙的工程
可羊群贪婪的嘴里
依然嚼着绿汁津津有味

种植一棵幼小的树苗
须洒下许多辛勤的汗水
毁灭一片浩荡的林区
只需羊的舌头轻松一卷

大肆吞嚼地球的躯体
扼杀大自然的生命
这不知是羊群的罪过
还是牧羊人的目光短浅

被掠劫过的林区
只留得狼藉的干枝
似一个个无奈的感叹号
烙在人类忐忑不安的心里

2000.10.北京



山 火

天地的大幕忽然拉开
穿过佛殿的视线里
一场山火熊熊
 正吞噬着黑夜的躯体
沉睡的群山
由此 红光满天

一张张惶恐的脸上
 写满了夸张的惶恐
啊 天火
这是迷信的人们
 对山火的唯一阐释
他们绝没有想到
这世上还会有哪种动物

用原始的碎火方式
焚烧自己美丽的家园

信徒的膝盖骨发软
在跪拜烧香时
满眼神秘的虔诚
只为个人的私利祈祷
哪顾得飞来的灾难

嗜烟如命的瘾君子
不习惯用清新的大气
清除肺里的残留物
无视严禁吸烟的警告
于唇边点亮欲望之火
将漫山的罪恶
种在随意一丢烟蒂的瞬间

我行我素的野外用火者
粗心地将燎原的火种
留在一堆灰烬里
上演引火烧身的悲剧

猜测终究是猜测
究竟是谁
点燃这朵庞大的火苗
谁能知晓

我只看见欢快的火苗
驱赶惊慌失措的生灵
晃动的影子在不停地噪叫
恐怖的声音骇人听闻
待一阵噼噼啪啪响过
一切枝叶都化做了浓烟升腾

而坚强的大树没有倒下
身子依然挺立如初
忠诚的小草沉默不语
于烈火中焚就一身坚贞
守候着赖以生存的泥土

大地嫁妆被恣意毁灭
狼藉的火灾现场

只留得一堆堆骸骨
无可奈何的嘘唏
 无法弥补滴血的阵痛
看垂泪的月亮
 悲伤地沉落
在被烧焦的山头

仅仅一夜之间
高傲的山林
只留下一片死去的废墟
挂在麋鹿的绝望里
如一粒失去光泽的眼珠
 控诉着人间的悲情

是谁
让妩媚的大地
 留下如此硕大的伤疤
是谁
让无边的森林地带
 留下太多的缺憾
山林的烈焰

被骤降的雨水浇灭
而思想的野火
能否止于眼前的灾难

1998.2. 作于浙江乡村

2000.11. 改于北京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根 雕

一座精美的根雕

被摆在商场的大厅
那些不太懂得审美的人们
漫天赞许这天然的艺术品

这根雕的艺术性
究竟在哪儿
我只是用同情的眼光
抚摸这被雕去生命的老根
如见一株娇嫩的小苗
长在动荡不安的风中

小苗的根须扩张
一触摸到大地的身体

就开始艰难地成长
终于 长成了巨大的栋梁
浑身的茎脉和枝叶
全都洋溢着勃勃生机
那深埋在泥土里的根
慷慨地将大地的汁液
源源不断地赠送给茎叶

有一天斧锯之声交加
一场身首异处的悲剧
于顷刻之间上演
砍倒一棵参天大树
惟给大地留一条根
饮一怀孤寂

艺术家的眼光
透过泥土的疤痕
打新创的伤口
挖掘出绝无仅有的根
这条不同凡响的生命
被巧夺天工地雕琢

成了精致无比的杰作

我不是艺术家

不懂得根雕的内涵

看这段丑陋的朽木

被无数热切的目光拥戴

心中就打冷颤

因为我知道

最精美的根雕

也只不过是根雕

永远失去了蓬勃的生命

2000.6.北京某商场大厅

牧场

积满冬雪的山顶
影子漫过阳光的牧场
那片与草坪一般大的天空
主宰着此地四季的风光

牧场似一块绿毯
铺在山与山的空白处
同样高低肥瘦的青草
滋养着永不逃离的马群

神秘的牧马人
不知去向何方
总不见列阵的大雁
掠过云层的缝隙



留得一片青翠
与谁人共享

无法感知的岁月漫漫
锁定广阔的牧场
问谁晓得
这被人群遗忘的角落

养精蓄锐的马群
将一日千里的壮志
扔在人迹罕至的荒地
长年累月地咀嚼
孤寂无聊的日子
可叹
那单调的滋味
品尝了一生一世

一阵飓风
从头顶呼啸而过
马群昂首
声声悲鸣如号角

骤然吹响牧场的平川
露一腔驰骋的向往

2000.10.北京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冷杉的挽歌

一棵枯立的冷杉
展示一种悲壮的死亡
在空旷的阳光地带
在森林空阔的缝隙间
强悍地逝去

所有表皮全被扒光
所有叶子都已飘零
只剩一柱粗壮的
灰白老骨独立
那是森林的脊梁
却如一座无言的碑
泛着冷艳的光芒

谁能伸开双臂
 抱它个满怀
谁能猜测得到
 它偌大的寿辰
谁能想象往昔
 它茂盛的样子
谁还能记起它曾为小草
 遮挡过多少雪雨风霜

哦 千年冷杉
你虽无花可开
可周围所有的蓓蕾
 为你瑰丽地绽放
绽放成不倒的信念
绽放成高洁的情怀
看每一抹新绿的添加
都是季节对冷杉
 无比丰厚的报偿

谁说逝去的生命
 就永远不再复返

看头顶那只孤鹰
徘徊在冷杉的领空
寻觅着温馨的旧巢

而枯死的冷杉
正在时刻感受
暖融融的大气
抚摸着土地冰冷的脉搏
恍如聆听悠扬的歌声
聆听不曾镌刻的优美碑文

歌声于宁静的空间回旋
似拥抱惊世骇俗的死亡
一切壮烈的殉难
比脆弱的生命更顽强
冷杉的神经虽已僵硬
可依稀有爱
在麻木的知觉里苏醒
那一丛丛蓬勃的青藤
默默地缠绕着灰白粗干
努力向上延伸

生命欲望的蜿蜒

1999.2. 作于浙江乡村

2000.9. 改于北京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裸露的黄河

惊闻西北遭受旱灾，黄河断流，即兴赋诗一首，聊寄哀思。

——作者手记

奔騰的黄河
此刻 断流
被烤焦的河道
晾晒纵横交错的裂缝

鳞片似的泥皮
展示层层黄色波浪
没有鱼的影子
一座空自横巨的铁桥
张着嘴巴渴求雨水

我铺开宽阔的视野
漫天涌来绯红的火烧云
贪婪地吞噬着
 仅有的一丝绿意

一只孤鹰飞临
在黄河上空盘旋
久久不肯离去
声声凄厉悠长的鸣啼
燃烧着干枯的躯体
似呼啸的火光
 倾诉千古悲壮

问黄河
昔日的雄风
何处去
九曲神韵壶口的吼
被谁窃走
唯见沉默的桥墩

守着抽泣的河床
傲立成千巴巴的问号
谁懂

2000.7.北京

楠 溪 江

谨以此诗献给我心灵的母亲河。

——作者手记

一种流动的闪光
打我呱呱坠地之际
 注入新生的躯体
那是你淙淙的欢笑么
如此热烈奔放
给我的童年生活
 缠上神奇的绸带
晶莹剔透
飘逸三百里

山脊见涌出的透明血液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向日出的方向
踏歌而行
以足够的气魄
冲开一切拦路的障碍
奔腾成大海的愿望
滔滔而来
悠悠而去

江水激荡不竭
抚慰我思乡的梦幻
飞驰的竹筏之上
我是一棵挺立的白杨
急流险滩蕴藏猎猎山风
吹绿两岸垂柳的柔情
悠闲于水底的白云
托起一颗真心飞翔

时间的步履匆匆
跟着流水赛跑
我却抓不住
一根游动的水草

看头顶的月亮
投下皎洁的银光
闪闪烁烁的星斗
撒满了欢腾的水面
渔火与炊烟的倒影凝固
构成了山村夜晚的和弦

一个疲惫的身影
轻倚在渡口岸边的古亭
守望着遥远的星光
那是慈母盼儿的雕象啊
怎不叫人肝肠寸断

让心儿游过柔软的躯体
我看到善纳百川的大海
汹涌的波涛
拥戴着你的身影
向海的深处翻滚
我的心悬在岸边起伏
突突地跳个不停

我卓立在海岸
大声地喝彩
为你历经艰辛之后
找到永久归宿的开怀

1999.3. 作于楠溪江畔

2000.8. 改于北京



十二峰

十二峰为楠溪江风景名胜区主要景点之一。处处奇峰怪石，气势磅礴，一步换景，妙趣横生。十二峰是指：童子峰、犀角峰、天柱峰、香炉峰、石笋峰、宝冠峰、石碑峰、莲花峰、卓笔峰、展旗峰、仙掌峰、横琴峰。

——作者手记

楠溪江秀美的风谷
耸起气势磅礴的伟象
于险峻的山巅之上
十二个神奇的精灵呈现

机敏灵动的童子
伫立高峻的山崖

犹如威严的士兵
日夜看护脚下的圣土

坚硬的犀角高高昂起
虔诚地面向东方
注视喷薄于清溪的红日
迎接每个崭新的黎明

一根天柱卓然独立
是支撑天宇的神木
还是大圣当年的定海神针
叫天空兀自矮掉半截

精致的香炉不见火种
却升起无数袅袅香烟
缀在峰巅的是云
缠在山腰的是雾

打绝壁破出一株石笋
临风长在牧童的笛中
丰腴的体态显露一壁风流

羞杀远处山坳浓密的竹林

是太守^①的特殊创意么
竟然扔掉高贵的宝冠
撷来优美的山水诗篇
成就诗外的风景

没有镌刻任何文字
一堵石碑就是沧桑的史册
伟大的名字辉煌的业绩
都清晰地烙在了石碑深处

看高洁的莲花绽放
吐一腔人间清香
纵然是暴风雨即刻来临
石莲也不会轻易凋零

那是屈子^②不屈的卓笔么
坚硬的笔头直指天庭
似在书写人世间的不平
永远是一副誓不罢休的模样

泥色的展旗飘扬
于凛凛的血气间
恍听见南崖壮烈的悲歌
拉开红十三军前赴后继的大幕

一只丰硕的仙掌横空出世
成了窃贼铁的罪证^③
贪婪者膨胀的私欲
可否在此停住罪恶的步履

是谁弹响古老的横琴
美妙的高山流水似天外来音
旷世琴弦今卧何处
抬头猛见两条虬劲的飞瀑

问何处鬼斧神功
有如此出色的神奇
听浩荡天风与飞鸟
满山岭恣意嬉闹

这是大自然绝妙的创意
这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美景
任十二个精灵欢聚一堂
吟唱无有欲望无有纷争的山歌

1997.1. 作于十二峰景区

2000.8. 改于北京

①太守：指谢灵运，他曾出任永嘉太守。

②屈子：指屈原。

③罪证：楠溪江民间传说中，仙掌峰为八仙之一吕洞宾偷景之时，被胡公大帝误断手掌后石化而成。

百丈瀑

百丈瀑为楠溪江主要景点之一，位于楠溪江畔府岸村北面石壁群山之中。“百丈”只是隐喻，实际高度为124米。势如银河泻九天，极其壮观，与雁荡山大小龙湫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诗为证：“玉甌奇去欹，飞泉千尺垂。疑是三岛汇，散入九龙池。日射虹成彩，风回雨扬丝。何当沛雨澍，四野总沾濡。”

——作者手记

百丈峰巅之上
奔涌着常年不竭的清流
经久不息的足音
将幽谷激荡成美景

无比壮观的举动
注定要粉身碎骨
在扑向深渊的瞬间
成就一种高度的跨越
那一刻 水幻化成虹
那一刻 水升腾为龙

无比矫健的舞姿
是泉水生命的造化
改变了生活的高度
获得了终生自由

1999.6.百丈瀑

石门台之春

位于楠溪江畔的石门台风景区素以阴柔之美著称，那里九漈^①相连，林木相接，碧草菁菁，幽兰遍地，其风景之优美，意境之幽深，令人流连忘返。2000年春天，我初次涉足石门台，即被此地与众不同的绿色深深地吸引……

——作者手记

没有哪一个春天的大地
比这条幽谷的颜色更绿
那茂密的树林绵厚的植被
全都沾满了翡翠的露水
九漈蛟龙角逐于悬崖之巅
翻腾出一派争奇斗艳的壮美
挂在峭壁的水帘迎风招展

转眼就化成了欢快的小溪

阳光似一把锋利的宝剑
温和地刺破春天紧闭的心扉
让沁人肺腑的清风溜出谷口
向世间一切美好的万物致意
尽管静谧的谷口没有多余的足音
尽管远处的炊烟消融于青黛的天际
纯美的幽谷蕴含一个季节的温馨
慷慨地赠予人类超凡脱俗的神圣

遍地繁衍的苔藓泛着微光
镶出一条天然石径令人心醉
有些口吃的山泉叮叮咚咚
敲一番高山流水那深情的韵律
受惊的翠鸟自丛林深处掠起
于雾的清晨穿一个透明的孔

当纷飞的光斑闪烁着降临
万绿丛中绽现无数高洁的兰花
是不是那无与伦比的幽香



留住我千里寻梦的步履
惟有飘过碧潭驻足凝望的云彩
以片刻宁静安抚我烦躁的心灵入睡

2001.2.北京

①九漈：即石门台风景区景色最为壮观的九条瀑布，人称“九漈瀑”。

陶 公 洞^①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南朝·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

什么也没有了
除了缭绕的烟雾

四周陡峭的石壁
渗出一颗颗水珠
嘀嗒 嘀嗒 嘀嗒
给这个千年古洞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带来些许生机

这昔日的道教圣地

已被遭蹋得乌烟瘴气

陶公^②著作闻名天下

如今不知魂栖何地

石洞空余陶公之名

不见山中宰相一丝遗迹

只剩得美丽传说

彪炳曾经不朽的功绩

威严的仙台之上

端坐一个胡姓官吏^③

不知何年何月何日

举家迁徙此地

霸占道者与世无争的家园

以施舍的姿势

日夜喝着民众的血汗

不知胡公使了哪种魔法

竟让虔诚的信徒

如此诚惶诚恐地跪拜
数排红烛点燃
照亮那胀满欲望的脸

无论狰狞还是慈祥
那些泥塑的菩萨
在善男信女面前
全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灵
谁都不敢抬头细看
那没有生命的塑像

付出香枝蜡烛的目的
全为了贪婪的祷告
可爱的信徒啊
你们真的相信这样拜一拜
就能免却灾难升官发财么

何不静心想一想
菩萨究竟有多大能耐
如果你们不来
洞中将会是黑暗一片

端着臭架子的佛爷
又能为之奈何

1999.6. 陶公洞

①陶公洞：为楠溪江七大景区之一。洞高56米，深79米，宽76米，三面悬壁，一口中开，可容纳数千人，堪称千古奇洞。因其外形似箬笠，故亦名“大箬岩”。道教著述《云笈秘笈》称之为“天下第十二福地”。

②陶公：指南朝道教名家陶弘景，人称“山中宰相”。曾在陶公洞中编著道教名著《真诰》、《云笈秘笈》等。

③胡姓官吏：这里指胡子正，生前是永嘉一个地方官。

石 桅 岩

石桅岩为楠溪江风景名胜区七大景区之一。该岩通体皆石，高达306米，实属罕见。1991年，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游石桅岩时，欣然题诗：“石桅停泊，历千万载。阅几沧桑，青颜不改。”

——作者手记

你是迎风招展的云帆么
在群山绵绵的绿涛中
扬波启航

脚下纤细的小溪
如何载得动沉稳的步履
支撑你不倒信念的
该是沉默千载的巍巍青山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你总是一副阅尽沧桑的样子
撩拨着人们无限的遐思
你总是伫立原地
寸步不离

难道还有什么未了的心事
需要告诉亲爱的恋人么
如此执著地相拥相抱
将可爱的孩子^①冷落一旁

你没有更多的奢望
只愿以扬帆的姿态
显一方奇特的风采
巍峨高大的形象永驻
成就一个景区的显赫

1999.3. 石桅岩

①孩子：石桅岩双峰像一对情人在幽会，半腰处有一块孩子模样的巨石，人称“拉着孩子谈恋爱”。

狮子岩

狮子岩为楠溪江风景名胜区七大景区之一。一块巨石浮于水中，酷似一只仰天长啸的雄狮，故而得名。与狮子岩几步之遥的是同样浮于水中的圆形小山包，被视为狮子球。俨然一个“狮子戏绣球”的天然景观，倒映水中，美不胜收。

——作者手记

你可以威震八方
雄踞山林为王
为何要蛰伏水域
冷看鱼虾无知的嚣张

是不愿当大仙的座骑
破清规私奔深潭

还是羡慕眼前美景
贪图一江清灯

你以威武的身姿
装点柔美的意境
你用慑人的吼声
激碧波一潭宁静

1999.6.楠溪江畔



古 渡 口

古渡口依旧迷人
纵然显得有些孤寂有些荒凉

谁能忘却往昔的热闹
风趣的船老大
陌生的摆渡人
从这边渡向对岸
开怀的笑声不停
在江面上飘荡

打上游建起一座拱桥
接通对视无语的两岸
汹涌的水流
在人们的脚下驯服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听远处传来依稀的笑声
冷落了古渡口千古风流

偶有怀旧的江风吹来
杂草低头
露出那艘旧渡船
正搁浅在寂寞的滩涂

1999.6.楠溪江畔



古 村 落

永嘉县楠溪江两岸的古村落星罗棋布，数不胜数。其中，以“文房四宝”构思设计建筑的苍坡村和以“七星八斗”布局构筑而成的芙蓉村最为典型。1999年初夏，我参观芙蓉村时，有感而发，写下此诗。

——作者手记

一片木头的本色
被苔草的青翠
如数淹没
一幅古老的油画
被现代颜料
尽情点染

警觉的吠叫不停
唤醒麻木的神经
炊烟耸在半空
如乳白色的银柱
极力支撑
一个乱云飞渡的黄昏

残缺的古墙乍现
我放胆叩响
脚下精致溜光的卵石路
抬头瞧见
一棵饱经风霜的桑树
颤着漏斗般的叶子
正向我鞠躬作揖
大方地亮出
淳朴古典的礼数

忽一个鲜亮的身影
精灵般晃过我眼帘
婷婷的红衣少女
从泥色的墙角蹿出

蹦跳如欢快的小鹿
旋即又消失在
另一个泥色的墙角

诗一样的石板路
回荡着一支江南小曲
犹如缤纷的彩虹
逗留在我的视野
叫我时刻感念
一种超尘拔俗的妩媚

1999.6.楠溪江畔

中国现代文学馆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我的手
紧握大师^①的手
一个世纪老人的手
如握一把文学的灵气
将一个神圣的殿堂
开启

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都令我无比地激动
我站在文学馆门口
如一只饥饿的羊羔
找到了草原的青葱

书香于暗中袭来
引我游进浩瀚的大海
风平浪静的海面
 无数巨轮正启动
我恍若一丝水气
被巨轮掀起的浪花
 远远地甩在身后

但我仍然坚持不懈地追赶巨轮
追着浪花前进
或许将被淘汰出局
可只要能攫取
 些许智慧的启迪
不论什么结果
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2000.5.1. 中国现代文学馆

①大师：这里指著名作家巴金。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上的手柄为巴金的手模所制。

东方明珠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像闪烁的星星
耀亮上海滩的故事
似硕大的惊叹号
把城市的风景写上蓝天

看黄浦浊流
滔滔不尽
华灯初上的南京路
展现万种风情
色彩斑斓的日子
填满了商家的叫卖声

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
谁敢开价

求购迷人的清辉

夜 睡了

东方明珠醒着

以一种俯视人寰的姿势

看黄浦江潮起潮落

看上海滩灯亮灯熄

1999.5.上海外滩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青山湖之晨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1999年深秋，我到辽宁宽甸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青山湖采风，那里的天然动物、原始植物、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湖水，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雨后的清晨，雾锁山水，似幻似仙，如入瑶琳仙境，令人心旷神怡。经联合国环保官员综合考察测定，青山湖被确认为世界无任何污染的六个地区之一。

——作者手记

温和的雨点儿
滴嗒 滴嗒
在黎明时分
停了下来
犹如昨夜的鼾声

温柔地盖在青山湖身上
听鸣蛙奏响大自然的序曲
拍着青山湖入睡

码头那盏睡意朦胧的霓虹灯
恍若昨夜忘了跌落的星星

1999.10.辽宁丹东



莽山国家森林公园

秋天美景的芳香
 扑打着湿润的眼帘
正午的阳光
 奔跑在干燥的石阶上
喷发焦草味的大气
 聚集在树荫下歇息
我站在山岭上极目眺望
逸致的心境一片湛蓝
 被印在爽朗的远天
撩拨山林的情趣飞翔
在莽山浩瀚的松涛间

我坚实的脚步
 捡起丢在都市的耐力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眼底的湖心折射着
烈日辉映的青翠波光
一朵洁白的云飘来
别在当空不走
盘旋良久的大鸟
依然在天上不停地转悠
一忽儿向远处的晴空消融
划出条优美的弧线
如梦中瑰丽的彩虹

我将强壮的躯体
融进绿色小径
原始的情潮涌起
竟忘了什么叫厌倦
是因为莽山的魅力
还是为身旁纯情的少女
瞧那对嬉戏的鸟儿
悄悄钻进茂密的草丛
我无心关注它们
欲往何处轻浮

天 池

天池是十三陵水库的上湖，处于莽山之巔，池中碧水荡漾，撩人心胸。1999年10月，鲁迅文学院组织学生秋游，六十余名同学，唯我一人翻山越岭，独自拜谒了天池，并以此引以为傲。

——作者手记

清风浩荡的山巔
 储一池甜甜的笑靥
穿过风光无限的险峻山道
我拜谒久仰的天池

纯朴率真的波光
 潜入我的视野
似素面朝天的少女

梳理着静谧的荒山
不见清泉欢呼奔来
也不拒绝造访的客人

是造物主携来迷人清波
为仙姬筑造的天然浴池么
一池琼浆晶莹碧透
竟不见一丝污浊

分明是一面神奇的魔镜
映得晚霞绸缎样红润
不要惧怕黄昏来临
眼前的清幽
是一片不夜的天

看镁光灯的辉晕
映得山头月亮般亮堂
城里人只知道享受明亮的灯光
怎晓得天池之水的奇异功效

一只莽撞的山蛙

猛然扎进水中
撞开许多景致
碎了闪烁的镜片无数
醉了我的心情

1999.10.十三陵水库

天涯海角

1998年5月，我到海南三亚参观神往已久的“天涯海角”，虽然，见到的只是两块刻有“天涯”与“海角”的巨石，却让我得到一种满足感，立即记下自己当时的感想。

——作者手记

我站在两块巨石中间
发问 难道
这就是天涯海角

大地的尽头
海的边缘
一个原始遗址
被孤零零地扔在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歪白的沙滩

如果没有椰子林的婆娑
如果没有波浪的涌动
如果脚下两块褐色的巨石
不曾镂刻那鲜亮的字眼儿

天涯

海角

谁会相信

两块石头的神奇魅力
谁能记得

这个偏僻的荒滩
谁还在意

这陆与海交界的角落

或许 人们来此的目的
不是为看光秃秃的石头
而是为两个富于想象的名字
和两个名字所蕴含的意义

路的尽头

是海的起点
我站在天涯 海角
感悟到一种人生启示
到达
往往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最值得回味和称道的
是奔向目标的全部过程

只是天涯 海角
不是我的终点
而是我的起点
不信你给一艘船
我就立即扬帆启航
向那浩淼的大海深处
挺进

1998.5.南海三亚



鹿回头

一个美丽的少女变成一只美丽的神鹿，一个美丽的传说永远美化着一块能回眸的石头。

——作者手记

走不进那个美丽的神话
感受一个少女心灵的搏动

曾历经无数名山大川
今日才拜谒你的芳容

你将青春凝固成永恒的雕像
坦然接受苍生的顶礼膜拜

有多少风景可供人咀嚼

有多少传说需要认真去思量

千山万水皆有情义

总比不得神鹿回头的幽幽

1998.5.海南三亚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云雪黄山

哪是云
哪是雪
洁白的云和洁白的雪
融合在一起
谁能辨得

山被掩映了
树被覆盖了
偶尔露出真相的
是白胡子仙翁的脸么
那堵被掩隐的绝壁
灿烂而诡秘

银色的视野茫茫

在宁静中起伏
松潮涌动
奔腾成冬日的和煦

回头瞧瞧
深深浅浅的足迹
嵌在陡峭的山道上
默默无语

2000.12.北京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趵突泉

是传说中海龙王

打的一个哈欠么

于平静的水面

凭空涌起

如此美丽的暗泉

为何这迷人的哈欠

总是打个没完

留下这般旖旎的风光

是古老的地壳运动

制造这无法堵塞的管涌么

多少年来

引得人们如此热切地注视

可总也看不够

抑或是女诗人^①
忘了关闭心闸吧
喷涌出许多湿漉漉的诗句
像小鹿扑进大地的心扉
滋润日月星辰干渴的希冀

哦 美丽的趵突泉
你是个神奇的魔术师
经年累月地喷洒
源源不断的热气
那流动不息的生命
永远不会枯竭

1996.1. 作于济南

2000.5. 改于北京

①女诗人：指李清照。

泰山观云

听一夜淅沥的细雨
在天风浩荡的围剿中
迎来泰山之巅
有如平野的黎明
难道付出的一切
就为这伶仃的日出

我所遐思的云层
是否还在遥远的海底
追逐着雪白的腾浪
我亮如寒星的眼睛
伸出鹰嘴的悬崖
却找不到云蒸霞蔚的梦境
唯深秋的黛意

如晨曦下的波光
打我扑棱棱的睫毛
似微微颤动的松针

膝盖支起画板
难为天地合一的构想
一片空濛的白纸
敢叫灵动的狼毫
停滞当空无语
苍白的色调
完成不了简单的速写

诗的灵感遁去
回头找寻昨夜的细雨
只是天已放晴
无法重续梦中的小曲

你的肺活量能有多大
吸那么一大口空气
而你扫视到的
仅仅是脚下的小山

又一次苏醒
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

1996.1. 作于济南

2000.5. 改于北京

乾陵无字碑

一块完整的巨石
如擎天一柱
屹立于乾陵朱雀门外
数条缠绕的螭龙
伴随着威严的狮子
悠闲的骏马
组成古老的图腾

这块被称为碑的巨石
竟不见一个文字
是立碑者一时疏忽
还是雕刻者故意发难
是无法为碑的主人定位
还是遗失了立传的碑文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是为留待后人盖棺定论
还因罄竹难书的缘故
谁也不曾猜透

无字碑立在乾陵一隅
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

想当年八面威风的女皇^①
以不让须眉的雄才大略
主宰一个时代的历史
令多少男儿汗颜
弥留之际下了道遗诏
废弃自立的大周帝号
屈尊为大圣皇后
可子民们依旧认定
那个至高无上的称谓

没有字的石碑
与歌功颂德的功德碑
相伴而立
却毫无逊色

碑虽无字
可绝不会因此
失去挺立的意义

你没看见光秃秃的碑面么
那该是怎样广阔的想象空间
刻满文字的功德碑
如何能比得

2000.8.北京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①女皇：指武则天。

海 瑞 墓

1998年5月,在海南省海口市,我特地去海瑞墓祭奠,想起海瑞一生刚直清正,廉洁奉公的许多故事,心潮起伏,遂赋诗一首,聊表对海公的怀念与哀思。愿世间为官者多来拜见名扬四海的“海青天”,我想,多少会得到某些心灵的启迪。

——作者手记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

将受拥戴的青天<sup>①</sup>  
埋进荒岛一抔泥土  
让世人时刻凭吊  
一个不朽的名字  
将彪炳史册的功绩  
描进一片青天  
任许多传奇的故事

幻化成白云朵朵

眼前受瞻仰的墓穴

收藏一个清官的躯体  
刚直不阿的个性

何惧挡道的蛇神牛鬼  
假如为民请命的精神常在  
即使身赴黄泉千百年  
天地依然长存浩然正气  
净化着偏僻之地

无论哪个人的一生  
都有不尽相同的经历  
只要无私无畏地活着  
都将受到民众无比的敬仰

纵使万人敬颂的青天  
最终走进墓穴  
而留给这个世界的  
将会是由一辈子所为  
凝结而成的名声

被后人永远歌赞  
永远铭记

1998.5. 作于海口

2001.1. 改于北京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

①青天：这里指海瑞。

## 社 稷 坛

“社稷坛”坐落在北京中山公园之内，根据“天方地圆”的建筑思想构筑的，由青、红、白、黑、黄五色之土组成，是古代帝王祭地的场所。

——作者手记

庄严的宫殿前面  
屹立着一个方正的土坛  
这是祭地的场所  
祈求五谷丰登的圣坛  
多少至高无上的帝王  
身穿袞服 头戴冕旒  
在乐曲声中顶礼膜拜  
宏大而神秘的仪式  
全为膝下王土的肥沃

噢 我看见了五色之土  
青土 红土 白土 黑土  
各占一方天地  
将黄土紧紧地拥在中间  
成为五色的领袖  
这无比高贵的颜色啊  
世世代代生长着万物

此刻 我见了  
汹涌澎湃的黄河  
横亘千里的黄土高原  
祖先留下的古老遗址  
还有所有充满高贵色彩的事物

这土坛浓缩着大地的颜色  
将我思维野马的缰绳挽留  
谁能离得开泥土  
谁能离得开缕缕清淡的芳香  
假如离开赖以生存的泥土  
谁又能建造眼前的宫殿

和泥土气息的古代文化

谁舍得放弃对泥土的眷恋  
谁舍得淡化对泥土的情感  
海外游子难得一抔厚土  
哪个归国华裔

不愿亲吻温热的大地  
对泥土的挚爱

就是对祖国的忠贞

踏上空旷的社稷坛  
我感到荒凉的蔓延  
一层厚厚的浮土

尘封了久远的喧嚣  
我展开思维的翅膀

飞翔于苍茫的天宇  
劳动者忙碌的影子  
在希望的田野上叹息

一个问天的姿势  
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九州究竟安放在什么上面  
河床何以洼陷<sup>①</sup>

正气凜然的声音  
犹如黄钟大吕  
从遥远的年代  
奔来我的耳际

黑洞洞的时间隧道铺开  
一线阳光直射进来  
照亮泥土的颜色  
照亮历史斑驳的记忆  
我沉思的步履  
震撼着远古的回音

踏上神奇的社稷坛  
耳畔就响起了统一的吼声  
瓜分领土的年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  
脚下沉默的土地  
正期盼着亟待回归的宝岛<sup>②</sup>

问那块肥沃的厚土  
何时回到故里  
何时才能融进眼前的土坛  
好刷新蒙尘的岁月

2000.12.北京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

①九州究竟安放在什么上面,河床何以洼陷:这两句引自屈原的《天问》(郭沫若译诗)。

②宝岛:这里指台湾。

## 圆丘

“圆丘”坐落在天坛公园的南面，是一个巨型汉白玉圆石台，构筑奇特，富于神秘色彩，据说是历代帝王祭天的场所，被视为“天的象征”。

——作者手记

一个汉白玉圆石台  
裸露在我的眼前  
神秘气氛荡然无存  
祭天的帝王已纷纷作古  
而结构奇特的圆丘  
依然保持着天的象征

我站在石台中心仰视  
视野茫茫 了无着落



传说中气象万千的九重天  
而今 留步何处  
我在心中暗暗思量  
脚下沉寂的圆台  
只是蒙蔽民众的工具

一切虚幻的神秘  
都来自人类的创造  
所有伟大的壮举  
都诞生于人类的头脑  
故弄玄虚的圆丘  
仅仅只是历史遗留的  
一种虚无缥缈的象征

2000.11.北京天坛公园

## 俯瞰故宫博物院

登上葱茏的景山之巅  
放眼轻烟迷濛的南天  
阳光被神秘地折射  
我陶醉于脚下  
    雄浑浩瀚的宫殿之海

金碧辉煌的琉璃瓦  
    覆盖着气势非凡的紫禁城  
无比庄重的构造浑然一体  
    显尽皇家的阔绰和威严  
波光闪闪的护城河  
似绸带缠一道壮丽的伟象  
  
可叹那穿梭如蚁的游人

欣赏着建筑群体的巍然雄姿  
在宫殿与宫殿间走马观花  
怎晓得登高眺望的无穷意趣

透过价值连城的宫殿  
我恍见千万个农奴  
在皮鞭下劳作的情景

伐木取材 凿石开山  
建造窑洞 煨砖烧瓦  
冷冷清清的路边  
累死瘦骨无数  
那些高高在上的琉璃瓦  
不停有夫役温热的鲜血渗出  
散发着比金子更昂贵的辉光

眼下典雅高贵的殿宇  
蕴含多少暴戾齷齪的举动  
镂刻着多少骇人听闻的罪行  
有多少无辜的太监 宫女  
面对洁白的绸带血腥的廷杖  
该忍受怎样的凌迟之苦皮肉之痛

没看够世界的面目  
就不明不白地踏进地狱之门  
那阴森森的午门  
就是残杀生灵的屠宰场

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们  
已经不再逞威紫金城  
这举世瞩目的庞大群宇  
不再有骄淫无度的欢娱之声  
留下一个漂亮的躯壳  
让后人们在忘却中流连

2000.11.北京

## 秋天的风景

秋天被收割成  
一捆捆稻穗  
横卧在静悄悄的田野  
任蝉儿使劲鸣啼  
一望无际的秋色  
被风儿刮空  
旷野装满欢笑  
晾晒着爽朗的天空

纸片似的蝴蝶和七星瓢虫  
互相追逐着争风吃蜡  
发白的土地  
在秋日的安抚下  
满足地袒露肥沃的肚皮

任天真的孩童撒着欢儿  
牛犊般欢快地跑来跑去

青黛的田埂尽头  
一个老农身倚稻草  
歪头打着甜甜的鼾  
一只顽皮的红蜻蜓飞临  
停在发黄的草帽边沿  
一动不动地凝神  
野趣盎然的秋意  
在透明的翅羽间颤动

散发花木清香的大气  
拥抱着秋天入睡  
在我受感动的日子  
目光割空平静的田野  
老牛背上笛声悠扬  
吹一曲来年丰收的构想

2000.8.北京近郊

## 孤独的榕树

在南方的海滨城市  
我拜谒一棵榕树  
挺拔不变的姿势  
豪饮人间孤独

无数长须垂挂枝头  
深深地扎进脚下的泥土  
倒长成根根小柱  
共同支撑着庞大的脉络

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阵容  
粗壮 雄健 旺盛 无畏  
涌动着青春的光芒  
捉迷藏的游戏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被小鸟玩得畅快淋漓

榕树没有同伴  
它凜然傲立的气势  
令远处的椰林不敢靠近  
我走进一片浓密的绿荫  
走进一个温情的世界  
张开激情的臂膀  
如安抚慈祥的老人

榕树以绰约的丰姿  
博取人们心底的惊叹  
我抚摸着粗壮的干枝  
梳理着妩媚的长须  
心想  
谁敢与之抗衡  
谁敢

大地的营养多么丰富  
孕育出如此壮美的伟象  
能让人感觉到独自活着

也可以有快乐的理由

榕树对人类的光临  
都报以刚健的雄性之爱  
不羡慕肥沃的土地  
没有更多的奢望  
对一切额外的爱与恨  
在清风中如数释放

挺立在贫瘠的土地  
如一尊清贫的雕像  
闪耀着无欲的精神之光  
站在榕树面前  
我动荡的心灵  
接受一番深刻的教诲

2000.5.北京

## 即将消失的湖泊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这个波光掩映的湖泊  
即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  
在日益密集的楼群网络  
这片迷人的宁静  
已成为多余的魅力

请停下你欢快的脚步  
幸运的陌生人  
看棉朵似的白云悠悠滞留  
听翠鸟的鸣声  
在清波中凝固  
这山村的小湖泊  
能给你带来全新的感受

黄绒绒的小水鸭

横迥平静的湖面  
在一抖嫩翅的时刻  
轻而易举地到达彼岸  
将芭蕉叶般柔情的湖面  
掀起层层美妙的涟漪

大枫树苍劲的倒影里  
有清高的斑鸠咕咕  
缄默的水牛不语  
凝望湖中纹丝不动的影子  
任顽皮放肆的蜻蜓  
楚楚地落在动人的角尖

请停止你的脚步 朋友  
那洁白的浮标正在晃动  
红鲤鱼翻一道亮丽的彩虹  
诱得垂钓者  
凭空钓起一杆叹息

纯粹的波光盈盈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几双渴望童趣的眼睛  
全部盯定这片神奇  
这方圆唯一的湖泊  
是山村孩子神圣的憧憬

看苍老的炊烟升腾  
在黄昏巨大的阴影  
请停止你的脚步 朋友  
好让你的心跳  
感悟大地最后的回音

这个美丽无比的湖泊  
将在你幸运的视线里  
在楼群新开辟的网络里  
骤然毁灭于人类的双手

1999.2.浙江乡村

## 黄河水

一个普通的玻璃瓶  
盛满混浊的水  
那是一瓶黄河水呵  
从祖国腹地涌出的血液  
无比神圣的水  
混沌中悬浮着  
粒粒透明的国土  
那是无法沉淀的挚爱呵

那一汪质朴的风景  
在小小的玻璃瓶中  
在我渴望爱情的眼中  
渐渐地茁壮成长  
汹涌澎湃的波涛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一次次尽情铺开  
如母亲的乳汁飘香  
滋养祖先的血气

一瓶普通的黄河水  
喷出壶口千年不变的吼  
我张开双臂去拥抱  
似有琼液般的岩浆  
从封闭的瓶底渗出  
养活另一个沉默的生命

2000.7.北京

# 海 滩

大海赋予我辽阔的胸怀  
海浪毫不犹豫地  
    将我的至爱统统掳走  
留下垠白的海滩  
无精打采地沐浴  
    腥味的海风  
偶尔也听听大海  
    悲怆的低吟

一无所有的海滩  
在海水退离的那一刻  
一切宝贵的踪迹全被带走  
只裸露被烤焦的胴体  
滩边那一堆堆残留物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以及泡沫干瘪的尸迹  
我热切的目光  
盯住海滩边缘柔情的波浪  
期待着下一次涨潮

被海水遗落的彩贝  
闪烁五彩的亮光  
点缀着干枯的海滩  
却毫不在意丢失的蚌珠  
一生中最大的愿望  
就是忠实地等候迟来的知音

我高傲的灵魂下跪  
在高歌与沉默的临界线  
怀念死亡的壮烈  
祈祷生命的永恒

1998.5.海南海口



## 红 叶 林

没有听过  
谁会相信那片红叶林  
没有见过  
谁能钟情于那片红叶林

我见过的红叶林  
烈焰般的色彩  
    辉映赤诚的心  
红叶林烂漫的季节  
没有花  
只有红叶如霞  
    点染无边的山野

仅仅是车窗外的匆匆一瞥

那片奔放的红叶林  
就赋予我无穷的思恋

不为红叶林坦露的胴体  
不为红叶林沉默的个性  
只为伫立红叶丛的女孩  
那一脸孤独的忧郁

红叶林快速闪过  
像一片绯红的光  
在我的心底  
留下一个没有下文的结局  
让我惴度

1999.10.辽宁宽甸

## 六月飘雪

龙庆峡的水闸  
关住了似火骄阳  
我裹一身热浪  
游进七里湖湾

六月的水面  
飘浮着冬日的冰块  
两岸枯竭的峭壁  
开满樱花片片  
洁白的花瓣旋转  
飘吻我的睫毛  
坠落风的巨影  
在微波中潜逃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一瓣芳香拂过脸颊  
我伸手抓去  
只攥住一丝冰凉的水  
原来是冬天遗留的雪迹

我惊诧于眼前的情景  
迎面卷过来一阵刺骨的风  
狭长的天空

布满曲折的愁云  
前方峰巅上面  
忽地漫过一面灰白的幔

一时大雪纷披  
填满了整个视野  
迷濛的狭谷骤变  
似风雪苍茫的原野  
身后冷风晃动  
劈头罩下整个隆冬

一忽儿风卷残云而去  
峡谷盛开灿烂的笑靥

和煦的阳光乍现  
轻抚我冰冷的身体  
暖融融的天空放晴  
恍如水波荡我的心胸

2000.6.龙庆峡

# 飘 零

最后一片叶子  
轻轻地敲响枝头  
然后 悠悠地飘落  
有如风中摇曳的红烛

这是一片悲壮的景  
一首无声的歌  
能让失去生活信心的人  
感悟到青春的可贵  
能让热爱生命的人  
倍加珍惜闪光的年华

从春天到秋天  
蜂蝶喧闹着盎然生机

对一片不起眼的枯叶  
有谁愿意特别关注

铺满雪花的大地  
昏沉沉睡去  
寒风扒光季节的盛装  
一切都在死亡之前赤裸  
一切都在悲鸣之中哀号

最后一片叶子  
在寒风中悠悠飘落  
敲出一首动听的歌

2000.3.北京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 戈壁滩

1993年8月,我赴甘肃山丹执行军事演习任务,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戈壁滩,心情格外激动。事隔多年,戈壁风光依然清晰地映现在我眼前,让我追忆,叫我怀恋。

——作者手记

请允许我的双脚  
叩击宽阔的大地  
请让我的步履  
抖落一身尘土的气息

在这片迷人的戈壁滩  
我寻觅着大西北的神奇

饱含绿汁的骆驼草  
连成飘香的一片  
像使了魔法的绿毯  
飞进我渴望神奇的眼

不见奔腾的流水  
看慈祥的骆驼咀嚼生机  
阳光跳过高耸的驼峰  
为戈壁装点豪迈的魅力

空荡荡的视野  
丢失了森林的外衣  
一棵羞怯的垂柳  
悄悄地扬起孤独的头颅  
打突兀的山坳向外探望  
淡若云丝的青烟  
从树的背后升起  
那遥遥的景致  
可是骆驼神秘的故乡  
  
我张开双臂奔跑

漠风抱紧我的脚跟  
随风卷起的尘土  
打着旋儿追  
多么辽远的视线啊  
缩短不了边缘的距离  
瞧 一只迷路的孤雁  
模糊在青紫色的平野里

我的思绪奔涌不止  
如戈壁滩滑过一片云迹  
这粗犷无边的葱郁  
是大西北充满希望的处女地

2000.6.北京

## 烂漫的季节

那是一个季节  
一个天真烂漫的季节  
成熟的烈焰绽放  
鲜艳的映山红  
    铺洒满山遍野的清香

一个七彩的世界呈现  
打孩子的眼里  
    跑过一阵山风  
醉了红润的脸庞  
采撷的动作多么甜蜜  
如抓着把幸福的憧憬

当奔跑的身影

淹没在浩瀚的松林  
欢腾的笑声  
闪现难得的童真  
映山红怒放的山坡  
最解人间风情

1999.3.浙江乡村

## 乡间的小木桥

多雨的六月  
本应湿润的南方  
此刻 张开嘴巴  
渴望雨水

通往山脊的独木桥  
架在干涸的河道上  
成为小山村  
一道多余的摆设

不再有劳作的汉子  
将矫健的脚步  
敲得小桥咚咚响  
也不见忠厚的耕牛

流着懒洋洋的口涎  
无精打采地  
从桥面踱过

干旱的日子发了疯  
庄稼蔫倒在自家土地  
看满山遍野  
尽是一些枯黄的色彩  
毒辣辣的日头  
晒裂青翠的期盼

正午的阳光下  
一群不知炎热的孩童  
黑着光溜溜的背  
跑步上桥  
尘土随干燥的空气  
亲吻着满是汗渍的脸  
独木桥上紧急列队  
展示一种稚嫩的威严  
  
无比烂漫的天真

乡间的小木桥

赋予独木桥一派生机  
寂寞的河道两旁  
滋长一系列赏心悦目的风景

1999.6.浙江乡村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 原 野

金秋时节

我来到空阔的田野

见雀跃的小鸟飞临

掠过我的眼前

吱吱 喳喳

歇脚在一堆稻穗上

探出机灵的脑袋

似偷觑陌生的客人

波涛似的麦浪

犁着张张喜悦的脸

就连斜立的稻草人

也显出几分异常的活力

是谁赠予大地一盅烈酒

醉倒路边那片青葱

冷不丁从稻穗中

蹿出一个顽童

衔一枚稻叶在唇边

将一首欢快的儿歌

吹得无比鲜亮

热闹的秋天过去

隆冬时节

我再次来到熟悉的田野

这里已是满目疮痍

懒散的寒风吹来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早被风干了的稻草

在皴裂的黑土地上

飞起来 又落下

漫无目的地随意飘荡

这片凋零的空旷地

不见了耕耘的主人

如一个丑陋的躯壳  
被遗弃在离城镇不远的野外

除了我  
还会有谁能忆起  
这里曾经有过  
辉煌的季节

2000.11.北京近郊



## 天然品格

为无私的小草而歌。

——作者手记

不嫌一切需要绿色的土壤  
把根须默默地  
伸向无垠的大地

不像花儿那样被人追随  
不像树儿那样被人仰视  
在可以蓬勃的日子里  
精心打扮大自然的春意

戈壁涌动醉人的绿涛  
荒漠泛起迷人的希冀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微不足道的生命  
也能创造出不可估量的价值  
富于想象力的诗人  
却无法梳理优美的语句  
惯于铺彩的画家  
失去了泼墨大写意的傲气  
一切动人的抒情  
都是多余的无病呻吟  
所有风雅的意境  
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素面朝天的小草  
是一幅灵动传神的画  
一首清丽跳跃的诗

娇柔的身姿  
在风雨中摇曳  
摇曳出磅礴的精神风貌  
摇曳出坦荡的天然品格  
摒弃世间的私利和欲望  
只为点缀季节的盛装

把春天的阳光冬天的雪线  
揉成一根颤动的琴弦  
小草弹一缕泥土的清香  
赠予大地绝无仅有的诗篇

2000.3.北京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 倾听阳光

我的凝眸依然  
而世界变了样  
那泛着寒光的万物  
    显得分外地安祥

看一只红蜻蜓  
    恋恋不舍地飞离荷塘  
悄悄躲进我的眼帘  
追逐花香的蝴蝶  
为一生放纵的欢娱  
张开了粉翅的风流  
辛勤采酿的蜜蜂  
掠劫野地的油菜花  
默默创造生命的价值

青鸟衔着时间  
如雨后初晴的彩虹  
温柔地滑过我的鼻尖  
从一个落脚点跃起  
    停在另一个落脚点  
而捕食的生活  
    没有丝毫改变

多么澄明的日子啊  
我屏气凝神  
盯着火苗般的日头  
竟不闻一丝声音  
我用脉搏洗净耳膜  
抛开一切喧哗  
专心致志地  
    倾听阳光

2000.6.北京

## 柳絮

白色的柳絮  
流言般漫天飞扬  
是无意宣告身段的妩媚  
还是故意展示柔曼的舞姿

离开了绿色枝头  
是去追求自由的空间么  
太阳遥遥望见  
    你正追着风  
    风正追着你

你使得整个世界  
    发疯般旋转起来  
甚至连你自己也辨不清

哪里是回家的路  
找不到落脚的枝头  
你只好在空中  
漫无目的地飘游

2000.6.北京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 叶 子

从阳光的摇篮里  
绽放出嫩绿的春天  
在蜂蝶嬉闹的花圃  
坚守着青春的本色

神采的丰姿胀满  
托起娇艳朵朵  
生命的绿血流淌  
换草木一生快活

从春天到秋天  
你总在枝头歌唱  
纵使暴风雨来临  
也从不妥协 从不改变



## 蒲公英

不需要多富饶的土地  
贫瘠的荒坡  
就可以孕育  
一丛纷飞的飘逸

不必问从哪里来  
不必问到哪儿去  
在春风的温柔里  
在夏阳的照耀下  
在秋天的渴望中  
哪里不故乡  
哪里少友人

种子像花 似絮

一簇簇漫天高飞  
遍地都可以扎根  
扎了根 就成长  
一丛丛繁衍  
到处翩跹

2000.5.北京

邵建光诗选·风景篇



## 海市蜃楼

“海市蜃楼”是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美丽的自然现象。1995年夏天，我在胶东半岛有幸见过一次，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作者手记

乌云潮水般退去  
灰色的雨幕中间  
裂开一片爽朗的天  
天边没有彩虹  
任大海翻起澄明的波

那些忧郁的脸庞  
转眼间都放了晴  
惊喜的目光

纷纷投向海的怀抱

奇怪

纵使海的胸怀再大

怎么能拥抱

那片迟到的沙漠

噢 还有繁华的城市

整洁宽阔的街道

气派的摩天大楼

在汹涌的浪尖上摇荡

穿着各种服饰的人们

隐隐约约地

在沙漠上奔跑

在城市的街头行走

在海面上飘

一派从容的升平景象

于虚无的空间呈现

那片耀眼的白光

射向灼热的沙漠

浩浩荡荡的驼队



在雪白的日头底下  
摇着铃铛远行  
漫天扬起的沙尘  
开始熊熊燃烧  
只是城市上空的愁云  
怎么也驱散不了

我欲向广袤的沙漠奔去  
感受阳光些许温情  
仅仅是转念的瞬间  
沙漠 驼队 城市 行人  
都消失在糊模的视线  
唯有大海依旧  
掀起美丽的白浪片片

把握一切虚幻的东西  
都是短暂而偶然的  
得到了 必然会失去  
只有伸手可及的事物  
才可能恒久地拥有

2000.7.北京



## 旷野

2001年2月13日凌晨,我乘坐温州至北京的102次列车途经山东境内,恰遇凌晨一场纷飞的大雪,透过车窗,看见一幕幕稍纵即逝的景致,浮想连翩,遂取几个片段,写下当时的感受。

——作者手记

### 候鸟掠过晨曦

灰暗的大气  
一群候鸟掠过晨曦  
不知从哪里来  
又不知飞往哪儿去  
似纷披的雪花  
飘舞在我的视野

邵建光诗丛·风景篇



如此劳累奔波  
总得有个停歇的枝桠  
那么 就向南飞吧  
南方醉人的春天  
已经酝酿和煦的阳光  
而北国只有雪花  
冷冰冰地裹一身羽毛

这一马平川的原野  
找不到任何依靠  
远离温馨的家园  
谁知何时能归巢

不见山的慈祥  
不见水的柔情  
翱翔不止的翅膀  
得不到片刻歇憩  
我劝你早些决定  
飞离这片飘雪的荒原

南方一个美丽的山沟  
有一柱悠闲的炊烟  
    会为你提供温暖的屋檐  
你最好就在那里筑造你的新巢  
那里的天空多么澄明  
那里的气候多么宜人  
即使是寒冷的冬季  
    也会有盛开的鲜花吐香  
不似眼前暗淡的天光  
    无有一丝深情的呼唤

如果愿意在那里长住  
就放心大胆地筑造新巢吧  
只要你告诉女主人  
    曾经与我在异乡邂逅  
你就不必再去飘零  
因为那个女主人  
就是我所敬爱的母亲  
此刻 她正需要得到我的音信  
  
请带走我的心情



请捎去我的问候  
请马上告诉我的母亲  
她那离家远行的儿子  
正在暖融融的车厢里酣睡

### 孤立的小树

戴一头雪花  
挡不住浑身洋溢的青翠  
一望无际的雪原  
失去了村庄 荒草 电线杆  
惟有你卓然独立  
似一个喇叭旋转  
发出振聋发聩的召唤  
期望能够挽留飞驰的车厢

列车的步履不停  
沿着两条冰冷的铁轨  
全速前进

谁能知晓你刚强的身躯

正忍受严酷的摧残  
你生命的脉络  
深深地扎进冰雪地  
还有什么能唤回你的欢快  
在这个寂静的清晨  
只有一列喧嚣让你苏醒  
偶尔一声清越的鸣笛  
激发一个飞旋的姿势

就这样 你旋转着  
似向整个清晨  
发出生命的呐喊

你是个了不起的勇士  
除了你 谁还能够拥有  
如此美妙的时光  
纵使你矮小的身材并不起眼  
纵使狂风不停地欢歌  
纵使你孑然一身地孤立  
而你 总是含笑原野

## 雪 原

一声鸣笛悠扬  
将昨夜的朦胧收敛  
透明的车窗玻璃  
挡不住雪原的寒意  
满目荒地收割  
袒露着饥饿的肚皮  
冬雪封锁所有景致  
只剩得眼前一片孤寂

天地被揉成灰色一团  
漫天雪花无有边际  
即使有羞涩的晨光  
悄悄潜入我的感觉  
也只是雪地里些许清辉  
隐隐约约迎接暗淡的晨曦

沸腾的车厢不停  
我无法沉睡

窗外辽阔的宁静  
不肯与我一起苏醒  
一幅真实的画卷  
    不见生命的搏动  
不着边际的思考  
    添我满怀的忧虑

是因为昨夜的失眠  
还是眼下没完没了的行程  
谁能说得清

遥远的地平线上  
    不见喷薄的日出  
没有任何远行的人影  
    肯踏出一条洁白的雪路  
没有任何劳作的骡马  
    肯闯进我的视野  
我将滚烫的脸庞  
    紧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任游离的魂魄  
    注视一地哀伤

我多么向往秋天的白云  
    飞来一支雄浑的乐曲  
我多么渴望有百灵鸟  
    蹿出雪地声声鸣啼  
可那只是美妙的畅想  
眼前的万物无声无息  
唯有我锐利的目光  
    撞开雪的雾气  
轻抚大地的胴体

## 玉米树

一片狼藉  
长在曾经茂盛无比的玉米地  
干枯的叶子牵拉着  
    悬在风雪交加的空间  
不屈不挠的玉米树  
    像一排排整装待发的士兵  
以问天的姿势  
    直刺灰色的天空

玉米树选择站立  
或许是为追忆葱茏的日子  
因为凋零的秋季  
已经被压在大雪底下呻吟  
就像火车选择铁轨  
我选择硬卧车厢一样  
生活总该少一些曲折  
多创造几分美好  
毕竟 眼下已是春天

对那些创新的事物  
能拥有就尽可能去拥有  
对那些多余的东西  
能抛弃就应如数抛弃  
胸怀大志的人  
不会太在意昔日的辉煌  
只会思虑日后奋发的方向

无论世界如何变幻  
无论走进什么季节

只要灿烂的黎明  
欢快地奔跑在广阔的原野  
只要低垂的枯叶  
晃动玉米地的轻风  
发出一丝动人的声响  
只要玉米树纹丝不动  
站出有生以来的坚强  
就会有一种温暖  
向生活激发力量  
像刚强的玉米树一样

### 沉睡的麦苗

雪花停止飞舞的时刻  
谁能发现被覆盖的青葱  
我的目光犁开洁白的大地  
觅见隐匿其间的生命  
冬眠未醒的麦苗  
在瑞雪的庇护下  
睡得正香

雪地和风儿窃窃私语  
共享一片温馨的宁静  
我恍惚听见咔嚓咔嚓的拔节之声  
哦 那是麦苗在茁壮成长

在这春意料峭的二月清晨  
还有什么幻想不能歌唱  
沉睡的麦苗啊  
你是在回想发芽的日子  
还是在渴望成熟的季节  
将你淡泊的本色  
藏得如此之深

我感觉到迎面涌来的麦香  
还有柔和的层层麦浪  
那优美的舞姿乍现  
于稔熟的金色田野  
跳起了优雅无比的芭蕾

有时候喧哗也是一种幸福  
当拖拉机干吼着驶进麦地

那声音是何等的振奋人心  
看一张张淌满汗水的脸  
    绽开朵朵喜悦之花  
于秋天暖融融的阳光下

那只不过是麦苗的过去  
或者将来  
而眼下 生命的征程  
刚刚开始  
被大雪覆盖的麦地  
还有许多梦幻需要拾捡  
麦苗对季节的承诺  
就像土地对人类的忠诚

2001.2.火车上

## 诗艺的求索 (代后记)

我捧着献给祖国最心爱的礼物——第一套个人诗丛,跨进新世纪的大门,以挚诚的心叩响一个不同凡响的春天。

或许,我的诗丛是稚嫩的,浅显的,但它是朴质的,单纯的。这是我多年来用赤诚的热血和激情的汗水浇灌出来的五朵心灵之花。对于我来说,从诗歌创作到诗丛出版,是一次尝试,也是一次求索。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喜欢诗歌,喜欢读诗、写诗,特别对唐诗宋词,更是情有独钟,曾背诵过大量的诗词名篇。我对诗的兴趣和偏爱,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谓痴心不改。我喜欢看《神曲》、《荷马史诗》、《尼采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选》等外国诗歌名著,也爱读艾青、臧克家、何其芳、徐志摩等我国著名诗人的佳

作。受诗歌艺术的熏陶,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文学的奇特魅力,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只是写诗仅为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不敢有别的奢望。可当我的小诗《永恒的风流》一字不落地发表在《文艺报》副刊时,着实令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也初次体味到写诗所带来的乐趣。这是我第一次向全国性的报刊投寄诗稿,首发命中,无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

随着对诗艺兴趣的与日俱增,我忙中偷闲,拜读了大量外国诗歌名著。如智利巴勃罗·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英国托马斯·斯特纳斯·艾略特的《荒原》,美国惠特曼的《草叶集》,德国勒内·玛丽亚·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法国苏利·普吕多姆的《诗章与诗篇》、安德烈·纪德的《凡尔德诗抄》、保尔·瓦雷里的《海滨公园》、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太阳石》等等。大师们深邃的思想,别致的表达方式,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如同走进一个五彩斑斓的诗的世界,从不同的诗歌创作手法和语言运用技巧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养料,对诗歌的理解和热爱也更进了一步。

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结识了军内外许多著名诗人和诗评家,特别是与九叶派诗人唐湜先生的交往,令我受益匪浅。唐湜是我的温州同乡,与我相识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一面之缘,就成了忘年交。我每年春节探家,都要到他家造

访,他便给我讲自己的过去,讲目前我国诗歌现状及个人的创作体会。他还给我写过数封信,随信寄来几本个人诗集,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笔调对我的诗歌创作路数颇具影响。

生活即诗。

著名诗人李瑛老师曾对我说过:“写诗不能闭门造车,要深入生活,多跑!到生活中去寻找诗的灵感,寻找诗的化境,写出来的诗才能感染人,才有生命力。”这话说得很中肯。那些凭空想象出来的作品,其艺术生命之花很难长开不谢,只有从现实生活中剪裁片片想象的空间,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拥有赖以扎根的土壤,长盛不衰。只有把握时代的背景,富于诗歌的灵气,拥有文学的底蕴,最重要的是历经丰厚的生活,才能写出朴素、真实、闪光的诗作,没有生活积累,就不会产生真正的好诗。

我喜欢写诗,除了对诗的爱好之外,更因为丰富多彩的生活赋予我诗的激情。我曾在高山风雪之夜巡逻过,在正规严格的军队院校学习过,在艰苦的边防连队带过兵,在茫茫的戈壁沙漠打过靶,先后在导弹、雷达、航空兵部队工作过,深知基层生活的疾苦,亲身感受到边防军人默默奉献的人格力量。我经常有目的地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体验生活,积累素材。我去过许多地方,见过一些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时常被神州大地的旖旎风光和传奇故事所感动。虽然我没有荡气回肠地谈过恋爱,却不乏

丰富的情感,也懂得如何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可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往往因顾忌太多,而一次次坐失天赐良缘,这倒为我的情感生活增添了许多诗意。可以说,我诗中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我的现实生活或情感世界的缩影。

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灵感。诗的灵感是稍纵即逝的,来无影,去无踪,这就需要用眼去发现,用心去捕捉。当灵感来临,要立即抓住不放,时过境迁,就再也找不到最初的感觉了。我的许多诗作就是在灵感乍现的刹那间完成的,公共汽车上,散步途中,工作间隙,梦醒时分等不同的时机和地点,都会突然绽现诗的灵感,每每让我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只要能感动自己的诗,我都会认真地去写,去改,力求写得好一些。我的每一首诗都闪现着自己内心的灵感,都是从我心底唱出来的纯洁无瑕的歌。

当今诗坛百花齐放,各种流派争奇斗艳。而诗人的内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诗的风格也应该是不拘一格的,既可以有返朴归真的描写,也可以有超尘拔俗的抒情,不必过分追求某种风格或流派,固定了诗的格式,无异于限制诗人奔放的思维。我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试图从多层次、多侧面勾描出现实中的真、善、美,抨击生活里的假、丑、恶,在艺术空间里不断塑造出美好的事物,与更多的人共享一份清香。我宁可割舍牵强附会的凑数之举,摒弃晦涩难懂的造作之风,绝不去故作高深地标新立异。

诚然,我只是诗歌海洋里微渺的一滴水,这滴水可能会被太阳晒干,也可能被海风吹化,但我还是希望自己最终能够溶进大海,以赤诚的诗心去折射太阳的光辉。这就需要我的老师、诗友和广大读者朋友们给我的诗丛多提一些宝贵意见,使我在求索中奋发进取,不断提高诗歌创作水平和鉴赏能力。

此次出版的诗丛共5册,内容涉及军旅、情感、生活、风景、哲理5个方面。我原想整理曾发表过和最近写就的诗作,出一本诗集,后来中国作家协会的苏玉芝大姐在编稿时,觉得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涵盖了许多领域,便将之分类,主张出一套诗丛,我由是改变初衷,采纳了她的建议。在诗丛的策划、编辑工作中,苏大姐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并为每本诗集命名,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她独特的艺术审美眼光、文学鉴赏能力以及真诚待人的处世品格,令我赞叹。就我个人而言,出版这套诗丛,自然不存在一鸣惊人或哗众取宠之念,我也懂得厚积薄发的道理。这是我多年来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一首一首积攒起来的。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诗写得有多专注,多投入,多艰辛!

在编辑、出版诗丛的过程中,许多文坛前辈和师友们给了我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著名学者季羨林、著名作家刘白羽、著名诗人贺敬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书记翟泰丰、楚辞专家文怀沙分别为诗丛题写了书名;翟泰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林冠夫、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峭岩、《人民文学》副主编韩作荣、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曾凡华在极其繁忙的工作和创作之余，特地抽出宝贵时间，为我的诗丛写了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金坚范、创联部副主任谢真子及宋俊、杨京旺、郑立法、贾晓玲等师友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们给予很大的精神鼓励；承蒙北京罗福家具有限公司（原北京美尔特家具厂）总经理林永福、北京恒达利源钟表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永兴、北京正泰金达莱钟表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向阳等友朋的鼎力相助。如果没有纷纷伸来的援助之手，我的诗丛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出版。在此，谨向所有支持和关心过我的师长及亲朋好友们，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诗丛主编为封面设计了一片很特别的溪滩，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创意。这片滩涂清新、幽静、神秘，洋溢着无穷的诗意，又给人以丰富的想像力。仿佛是我小时候蹀过的家乡小溪，感到格外亲切，亦如我眼下梦寐以求的文学之河，有点儿深不可测。但我绝不会退却，我要沿着这片曲折、坎坷、意趣盎然的溪湾，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求索。相信，在心灵的净地，我孜孜不倦的步履，会留下一串坚实、清晰、迷人的足迹。

邵建光

2001年2月18日于北京

青黛的田埂尽头  
一个老农身倚稻草  
歪头打着甜甜的鼾  
一只顽皮的红蜻蜓飞临  
停在发黄的草帽边沿  
一动不动地凝神  
野趣盎然的秋意  
在透明的翅羽间颤动

散发花木清香的大气  
拥抱着秋天入睡  
在我受感动的日子  
目光割空平静的田野  
老牛背上笛声悠扬  
吹一曲来年丰收的构想

——摘自《秋天的风景》

ISBN 7-80151-503-X



9 787801 515032 >

ISBN 7-80151-503-X/1·74

定价:88.00元(全套5本)